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鑑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炳

劉秉慎

李真寶

重刊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  
實爲口實以爲亾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  
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  
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寐  
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

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  
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  
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  
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  
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  
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  
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  
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  
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過辟則坊

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闔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韵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敎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覲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東林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

鼎

熊繩祖

熊育鑑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劉秉楨

蕭兆柄

重刊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

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

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

曰昔韓成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

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

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  
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  
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  
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予業不足以  
竟于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  
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  
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  
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  
相許時稱爲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

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  
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  
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  
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  
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惎之  
曰公何不許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  
惎給事並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  
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  
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

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  
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  
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  
朝署爲之一清政府大憲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  
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勦  
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  
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  
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  
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

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  
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  
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  
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  
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  
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  
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  
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  
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

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含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昆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添珠盤請先生之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輩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

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畱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名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叅政姜

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懷忌刻摧抑  
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  
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爲東  
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  
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  
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遂殆盡而  
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  
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  
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

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  
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  
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洒濯嘉禾引與同心  
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主人計富平不  
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  
辛亥內計富平斥。豈宣黨魁七人小人喧喧而起儀  
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  
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  
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

以爲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倅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淡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卽是首冷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